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一九三〇



人民出版社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王世家
止庵 编



人民出版社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拾贰

目 录

一九三〇

一月

流氓的变迁 *	3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	4
致郁达夫、王映霞	6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	[日本]岩崎・昶 8
致李霁野	28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30

二月

书籍和财色 *	46
艺术与哲学, 伦理	[日本]本庄可宗 48
《文艺研究》例言	58
文艺的大众化	59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60
致许寿裳	63
致孙用	64
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 *	[俄国]G. V. 蒲力汗诺夫 64
柳无忌来信按语	105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106

致章廷谦	107
《新俄画选》小引	109

三月

习惯与改革*	112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113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16
致李霁野	121
致章廷谦	123
致章廷谦	125

四月

我们要批评家*	128
《文艺政策》后记	131
《文艺政策》序言	134
致李秉中	136
致方善境	136
“好政府主义”	138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40
致郁达夫	141
致胡弦	143

五月

致李秉中	145
《进化和退化》小引	147
《艺术论》译本序	149
鲁迅自传	160
致章廷谦	162

六月

致李霁野	166
被解放的堂·吉诃德	[苏联]卢那卡爾斯基 167
《浮士德与城》后记	179
《浮士德与城》作者小传	[日本]尾瀬敬止 184

七月

开给许世瑛的书单	195
致许寿裳	196
《洞窟》译者附记	197
《你的姊妹之图》卷头诗	[德国]梅斐尔德 198
《呐喊》正误	200

八月

致方善境	202
《十月》译者后记	207
《十月》作者自传	[苏联]A·雅各武莱夫 212
十月	[苏联]A·雅各武莱夫 215

九月

题赠冯蕙熹	338
致李秉中	339
致孙用	339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	[匈牙利]Andor Gábor 341
《静静的顿河》后记	349
《静静的顿河》作者小传	351
致曹靖华	352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	355

十月

致王乔南	359
药用植物	[日本]刘米达夫 360
致章廷谦	411

十一月

致王乔南	415
致崔真吾	416
致孙用	417
《中国小说史略》题记	418

十二月

致孙用	421
《铁甲列车 Nr. 14—69》译本后记	425
书帐	426

一月

一日

日记 雨。无事。

流氓的变迁*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者在。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

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的近作。

原载 1930 年 1 月 1 日《萌芽》月刊第 1 卷第 1 期。

初收 1932 年 9 月上海北新书局版《三闲集》。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其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这大约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意思。

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

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一个道理。

但老例，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还不妨随意说几句话，在小百姓面前显显威风，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长官向来也就装作知道了。

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竟连想也不准想了。从此以后，恐怕要不满于两种现状了罢。

原载 1930 年 1 月 1 日《萌芽》月刊第 1 卷第 1 期。

初收 1932 年 9 月上海北新书局版《三闲集》。

二日

日记 县。午后修甫来。下午望道来。雨。

三日

日记 县。无事。

四日

日记 晴。海婴生一百日，午后同广平挈之往阳春馆照相。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文艺书类三本，共泉八元二角。晚微雪。达夫招饮于五马路川味饭店，同座为内山完造，今关天彭及其女孩。

五日

日记 星期。晴。下午映霞，达夫来。

六日

日记 县。上午往福民医院，邀杨女士为海婴洗浴。往内山书店杂志部买「新興芸術」四本，四元。得叶锄非信。下午往小林制版所托制版。往内山书店还围巾。得徐诗荃信。晚章衣萍来，不见。夜友松，修甫来。大冷。

七日

日记 县。午后复叶锄非信。复徐诗荃信。得淑卿信，十二月廿九日发，附万朝报社信。下午收德文杂志三本，诗荃所寄。

八日

日记 晴。下午友松来。魏福绵来。

致 郁达夫、王映霞

达夫
映霞 先生：

我们消息实在太不灵通，待到知道了令郎的诞生，已经在四十多天之后了。然而祝意是还想表表的，奉上粗品两种，算是补祝弥月的菲敬，务乞
哂收为幸。

鲁 迅
许广平 启上 一月八日

九日

日记 晴。午有杨姓者来，不见。下午寄徐诗荃信并汇四十马

克买书。得神户版画の家来信。与广平以绒衫及围领各一事送赠达夫，映霞，贺其得子。晚修甫及友松来，托其以原文《恶之华》一本赠石民。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由魏福绵经手。

十日

日记 晴。上午得季市信。午友松，修甫来。下午赴街取图版不得，于涂中失一手套。买煤半吨，十七元。夜雨雪。

十一日

日记 晴。下午晡。寄季市书四本。

十二日

日记 星期。晴。午后往街取图版。取照相。寄诗荃信。夜之超来。

十三日

日记 雨。上午收诗荃所寄《柏林晨报》两卷。下午出街为瑾儿及海婴买药。晚杨先生来为海婴沐浴，衡之重五千二百格兰。夜雪。

十四日

日记 晴。下午得待桁信。沁一，友松来。

十五日

日记 雨夹雪。上午寄诗荃信。得淑卿信，五日发。下午达夫来。石民来。收大江书店版税九十九元陆角五分。

十六日

日记 县。晨被窃去皮袍一件。午后上街取照片。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

[日本]岩崎·昶

一 电影与观众

电影的发明,是新的印刷术的起源。曾经借着活字和纸张,而输运开去,复制出来的思想,是有着使中世的封建底,旧教底社会意识,归于坏灭的力量底。

有产者底社会的勃兴,宗教改革,那些重大的历史底契机,由此得了结果了。现在,在思想的输运上,在观念形态的决定上,电影所负的任务,就更加积极底,更加意识底了。它是阶级社会的拥护,也是新的“宗教改革”。

这新的印刷术,是由于将运动的照相的一系列,印在 Zelluloid 的薄膜上而成立的。那活字,并非将概念传给读者,却给以动作和具像。这在直接地是视觉底的这一种意义上,是无上的通俗底的而同时也是感铭底的活字,在原则底地没有言语这一种意义上,则是国际底活字。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的效用,就在这一点。

当考察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之际,比什么都重大的,是电影和在那影响之下的大众的关联。

我想用了具体底的数目字来描写它。

据英国的电影杂志 *The Cinema* 所发表的统计,则一星期中的电

影看客之数,其非常之多如下。

亚美利加

常设馆数	15,000
人口	106,000,000
每星期的看客数	47,000,000
对于人口的比率	45%

英吉利

常设馆数	3,800
人口	44,000,000
每星期的看客数	14,000,000
对于人口的比率	33.3%

德意志

常设馆数	3,600
人口	63,000,000
每星期的看客数	6,000,000
对于人口的比率	10.5%

(Hans Buchner—*Im Banne des Films* S. 21.)

又,这些常设馆的收容力的总计,是可以看作每日看客数目的平均底数字的,如下表所示——

常设馆与收容力

	常设馆数	收容人员
亚美利加	15,000	8,000,000
德意志	3,600	1,500,000
英吉利	3,800	1,250,000

于这些数字,乘以 365 则得

$$8,000,000 \times 365 = 2,920,000,000 \text{ (亚美利加)}$$

$$1,500,000 \times 365 = 547,500,000 \text{ (德意志)}$$

$$1,250,000 \times 365 = 456,250,000 (\text{英吉利})$$

就可以算作一年间的看客总额的大概。

但这些数字,还是一九二五年度的调查,若据较新的统计,则世界各国的常设馆数,总计约在六万五千以上。

内计——

亚美利加	20,000
德意志	4,000
法兰西	3,000
俄罗斯	10,000
意大利	2,000
西班牙	2,000
英吉利	4,000
日本	1,100

(Léon Moussinac—*Panoramique du Cinéma*, p. 17) ①

由此看来,则美,德,英三国,在常设馆数上,显示着约三成至一成的增加。于看客数,也可以想定为大约同率的增加;于这三国以外的诸国,也可以推为同样的增加率。

就是,虽在一九二五年度的统计,一年间的电影看客的总额,就已经到了在亚美利加是约二十九亿,在欧罗巴是二十亿,在亚细亚,腊丁·亚美利加,加拿大,亚非利加等是十亿,总计五十九亿那样的好像传奇的空想底数字了。

电影所支配的这庞大的观众,以及电影形式的直接性,国际

① Moussinac 所举的数字,并未揭出调查年度。推想起来,恐怕是一九二七年末的统计罢。

据一九二八年度的 *Film-Daily* 及其他的调查,则亚美利加于这数字上,增加 2.5% 有二万五百的常设馆;日本增加 10% 成为千二百;德国增加 30% 成为五千二百六十七(收容座位数一八七六六〇一)了。而这些,还是除掉了移动电影馆,非商业底剧场的数字。